

鹿王

上

[目] 上桥菜穗子

著 杨彩虹 译

鹿王



[日] 上桥菜穗子 著
杨彩虹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7-4196

SHIKA NO OU (I IKINOKOTTAMONO)

© Nahoko Uehashi 2014

Edited by KADOKAWA SHOTEN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hrough DAIKOUSHA INC., Kawago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鹿王．上 / (日) 上桥菜穗子著；杨彩虹译．—北
京：新星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133-2825-8

I．①鹿… II．①上… ②杨… III．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日本—现代 IV．①I31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7910号

鹿王．上

[日] 上桥菜穗子 著

杨彩虹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邀编辑 杜益萍 秦方

装帧设计 徐蕊

内文制作 杨兴艳

责任印制 史广宜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马汝军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印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980mm 1/16

印张 23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2825-8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zhiliang@readinglife.com

主要登场人物

巴恩	故事的主人公。曾作为“独角”战团领袖与东乎瑠帝国作战，因战败被遣送至阿卡法岩盐矿，沦为奴隶。
尤娜	巴恩在岩盐矿捡到的小女孩，活泼好动。
托玛	住在奥奇地区的青年。受伤无法动弹时被巴恩搭救。
奥玛	托玛的父亲。
季耶	托玛的母亲。被迫从东乎瑠移居奥奇。
豪萨尔	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天才医生。
玛可康	豪萨尔的随从。
米拉尔	豪萨尔的助手。
里穆埃尔	豪萨尔的祖父。医术高超，曾治愈身患绝症的东乎瑠皇妃。
托玛索	豪萨尔的姐夫。奥塔瓦深学院生物研究院院长。
西卡	托玛索的助手。出身尤卡塔平原的火马族。
阿卡法王	阿卡法之王。被东乎瑠征服后，起誓归顺。
司米娜	阿卡法王的侄女。东乎瑠权贵与多瑠的妻子。
托利姆	阿卡法王的心腹。被称为“阿卡法活字典”。
玛尔吉	追踪猎人首领。

纱艾	玛尔吉的女儿。追踪猎人中身怀绝技的女子。
斯奥鲁	“树仙”。住在尤米达森林的老人，能将灵魂寄于渡鸦上。
那多璫	东乎璫帝国的皇帝。对救过皇妃性命的里穆埃尔十分信赖。
王幡侯	东乎璫帝国阿卡法领主。曾得到豪萨尔的救治。
迂多璫	王幡侯的长子。傲慢强势。
与多璫	王幡侯的次子。娶了阿卡法王的侄女司米娜为妻。
吕那	王幡领地的祭司医长。

目 录

主要登场人物

“光之叶”的卵 2

第一章 幸存者 5

第二章 传说中的可怕顽疾 51

第三章 驯鹿之乡 125

第四章 黑狼热 169

第五章 翻转 241

第六章 调查黑狼热 305

闪闪枝角是吾矛

不畏恐惧

不羈之角

吾儿低低伏吾背

雄壮枝角

犹如盾牌，护佑弱小……

“光之叶”的卵

“祖父！”

伴着一声悲鸣，一个少年奔入房间。

壮年男子放下手中的书，问道：“出什么事了？”

一脸慌张的少年气喘吁吁地说：“光之叶好像死了！”

男人推开椅子，站起身来，和少年一起向培育光之叶的房间走去。

透过面向中庭的大窗户，灿烂的阳光射入房间。房间中央有一个巨大的水槽，清澈的水中漂浮着翠绿的水藻。

水藻下面，有什么东西在漂来漂去，看起来就像是灰败的落叶。

少年看看水槽，又抬头看看祖父，嘴唇哆嗦个不停。“我一直在好好照顾它。按您说的，给它换水……”

祖父把手搭到少年的肩头。“不怪你，别着急。”

“可是……”

“别着急，你好好看看，水藻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少年眉头紧锁，额头紧紧贴在水槽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水藻。

“啊！”

水藻上沾着无数小颗粒。少年瞪圆了眼睛，转头看向祖父。

“祖父，这……就是卵？”

祖父点点头。

“对，这就是卵。”

祖父低头看着水槽，继续说：“光之叶产卵之后，很快就会死去，无一例外。”

少年的眼中掠过一丝阴郁。“不等养大孩子，就死了吗？”

祖父点点头。“它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不依靠父母，凭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这样的生物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多。”

少年紧紧盯着水槽，若有所思。

“可是，光之叶为什么会死？产卵后立刻死去，这也太奇怪了。是卵结束了它的生命吗？”

祖父摇摇头。

“不是。”他注视着水中静静漂荡的叶子般的东西说，“因为它体内有病毒。”

“什么？”

“光之叶是一种携带着病毒生存的生物。”

他微微握紧少年瘦弱的肩头。

“所有生物体内都有病毒。如果能战胜它，就能活下去；被它打败的话，就会死。”祖父叹息般说道，“世间万物，概莫能外。”

第一章



幸存者

一 咬噬

在梦里，自己正沐浴着透过树叶间隙倾洒而下的斑驳阳光。

抬头望去，远处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脉。故乡的溪流边，阳光透过树叶间隙洒落下来，将石头晒得暖暖的，自己正坐在石头上面，甩钩垂钓。

又是这样的梦。

为什么在满目污泥的地底下，每夜都会做这样的梦？

那条溪流真美啊。树枝自由自在地伸展着，一到秋天，黄色、红色的落叶就将溪流装扮成美丽的锦缎。

完成了生命旅程的枯叶翩翩飘至水面，在清澈的水底投下小小的影子。枯叶漂啊漂，漂向无尽的远方。

世间万物，皆如此。世上诸人，皆如此。

幼时的自己也曾这样凝视水中的枯叶。那时，幼小的心灵仿佛参透天机，豁然开朗。难道正是因为有那样的童年记忆，才会总梦见清澈的溪流？

果真如此的话……

巴恩眉头紧锁。

我想这些做什么……

喀休纳河畔，面对庞大的东乎瑠军队，自己一方犹如老虎钳下的一根小刺，顷刻间被打得血流成河。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场战争从未入梦。

亲如手足的战友在自己面前纷纷被击倒，死去。只要醒着，这样的情景就历历在目，为何这些从未入梦？

尸横遍野的战场上，自己孤零零一个人衣衫褴褛地站在那里。充斥着尘土味的油网从天而降，自己被捕，沦为奴隶，被带到这个人间地狱——阿卡法岩盐矿。这一切，也从未入梦。

不过，有一张脸偶尔会出现在梦境中。

那是战争刚刚开始时，在故乡的山地上杀死的第一个人。

一个骑在骏马上的敌方将军在阵营后面，怒吼着向士兵发号施令。远远望去，那个东乎瑠将军似乎很傲慢。自己突破敌军重围，从一侧悄悄靠近，向他的胸部猛射一箭，他仰身倒下时，滚落的头盔下露出的却是一张年轻的脸。

那张脸茫然地盯着从铠甲缝隙穿透自己胸膛的箭。

他仿佛在问：“我真的要死了吗？是的，我要死了。”他明白了这一切，那张脸因恐惧和痛苦扭曲着。此刻，那张年轻的面庞俨然就在眼前。

自那以后，战争愈演愈烈，自己杀的人早已不计其数，死亡已成为稀松平常的事。

而此刻，自己也面临着死亡。

据说在这个人间地狱，人们最多不出三个月就会变成一具尸体被扔出去。这已经是第二个月了。白天，大家犹如蝼蚁一般，一趟又一趟地往返于地上和地下，运送岩盐。沉重的岩盐筐在肩膀上勒出一道道血痕。夜晚，他们戴着脚镣蜷缩在地下和衣而眠，脚镣的另一端被固定在深深嵌入岩石的铁桩上。就这样，日复一日。

刚被带到这里的时候，巴恩曾想，如果一直坚持踢，铁桩或许会慢慢松动，说不定哪天就能挣脱脚镣。但实际上，铁桩被深深钉入岩石中，怎么踢都纹丝不动。何况他每天只能得到一丁点儿食物，又在恶劣的环境下做着极其繁重的体力活儿，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踢动铁桩的力气早已消失殆尽。

日渐衰弱的身体，使他的内心也在不知不觉间想放弃一切。

想这些做什么……

生生被砍倒的树木，又怎会像历经生命轮回、枯萎归根的落叶那样达观呢。

虽说已不年轻，但也才四十岁。哪怕耗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也应该拼尽全力，想方设法让敌人身首异处。

巴恩这样想着，可心底涌出的空虚又让他对苟活没有太多执着。好比落下深渊一般，当生命终结时，这份空虚或许能让自己有几分释然吧。

这，就是我的人生。

想到这里，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虚无碾过他的心底。

尽管如此，他也不想选择死亡。

只要想死，方法多得很，但他不愿因为输给痛苦而选择去死。

我要活下去，直到体内的生命之火熄灭。

“咔嗒，咔嗒……”寂静中不时传来轻微声响。

那是通风用的风扇转动的声音。水车借助地下水的流动带动风扇，微弱的风穿过长长的风箱吹进来。这是维持呼吸的命脉。说不定哪天，连这个声音也听不到了。

他闭上眼，仿佛看到一股清澈的细流。

有人在低声说着“咔嗒，咔嗒”。

玩具水车在转动，那是他给儿子做的。按照多年前父亲给自己做的水车的样子，他也给儿子做了一个。竹叶做成的水车只能发出细小的“扑扑”声，儿子使劲用嘴模仿着真水车的声音。

巴恩的胳膊好像感受到了儿子温热的气息，那气息细微而柔和……

夏天的河岸边，横卧着几块干干的白色石头。对面的树林里，阳光透过树缝闪烁跳跃。桦树的树干白得耀眼，嫩绿的树叶迎风沙沙作响。

儿子抬起头，碰了碰巴恩的胳膊肘，指向树林深处。

啊！

鹿！是飞鹿！

树丛中，那头鹿仿若深绿色的树影。虽已过壮年，那身体却十分健硕！枝角仿佛燃烧的火焰，直冲天际。

巴恩站起身，拉着儿子的手走了过去。

鹿的身影仿佛缕缕热气，摇曳飘荡，随时都可能消失。

巴恩握紧儿子的小手，喃喃地说：“那也许是……”

一阵叫喊声忽然传来，巴恩吓了一跳，从回忆中惊醒。

刚才的美丽景象转瞬即逝，他又回到了阴暗污臭的现实世界。

又是一声。那声音来自很远的地方。

地底下，岩盐采掘后形成的空洞像蚂蚁窝一样层层叠叠。刚才听到的叫喊声，并不是囚禁在这一层的奴隶发出来的。

这里的声音总是不绝于耳。

呻吟声、啜泣声，甚至还有野兽一样的咆哮声，不分昼夜地传来。那些声音早已变成没有意义的杂音。

可刚才那个声音截然不同，所以听起来格外明显。

那声音很急迫，伴着一阵阵回音，在矿井中震荡。

号叫和哭喊声引起一阵恐慌。一开始，嘈杂声集中在和外界相连的最

上层的坑道一带，随后不断地向下传来。

怎么了？

巴恩坐起身，看到离坑道入口最近的奴隶拖着脚镣站了起来。

坑道和干道的交叉处点着火把，火光中映出一个男人痛苦扭动的身影。就在这时，一团黑影如水一般涌了进来。

是狗吗？

它们的皮毛在摇曳的火光中微微发亮，但是光线太暗，看不清到底是什么——有点像狼，但比狼小。

难道是山犬？

故乡的大山里生活着很多剽悍、残酷、可怕的山犬。刚才那些黑影与它们很相似。但山犬为什么会来这里？

入口处的奴隶和黑影纠缠在一起，很快便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呜利亚，可依？哦诺，唠奇？”

躺在巴恩旁边的男人也站起身来，努力想在黑暗中看个究竟。他用怯怯的声音向巴恩问着什么，但巴恩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

岩盐矿的这些奴隶，或是东乎瑯的死囚犯，或是从南方带来的战俘，巴恩还没遇见过与自己语言相通的。也许从阿卡法来的只有他一个。

巴恩对旁边的男人耸了耸肩，他环顾四周，看有没有能当武器用的东西。

如果锁链是拴在手腕上的，或许还能当成武器，可它却拴在脚上，真是毫无办法。

黑色的猛兽一个接一个地袭击矿坑里的奴隶，逐渐逼近。

“奥驾！奥驾！奥驾！”身旁的男子大叫着，挥手想把它们赶走，却无济于事。

就在猛兽扑到男人身上的一瞬，巴恩用没被拴住的左脚，奋力向猛兽的肚子踢去。

被踢飞的猛兽“哇噻”大叫一声，眼看就要撞上岩壁，只见它身体一扭，用脚顺势一踢，稳稳地落回地面。

那矫健的身姿令人难以置信。

巴恩哑然失色，和猛兽四目相对。

黑暗中，猛兽金色的眼睛亮得出奇，若有所思地盯着巴恩……忽然，一大群黑乎乎的东西扑到巴恩眼前。

一股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野兽们口中散发出的味道，好像树木裂开时的奇妙气味。说时迟那时快，巴恩刚抬起胳膊想护住喉咙，就被獠牙紧紧咬住了。

先是一股被硬物夹住的压迫感，紧接着，獠牙刺破皮肤的剧痛便传遍整条胳膊。巴恩发出痛苦的呻吟，另一只手一把抓住黑色猛兽的鼻子，手指顺着长长的鼻梁滑向上方，猛地抠进它的眼睛。

猛兽哀号一声，松开了巴恩的胳膊，它闭着那只被抠瞎的眼睛，踉踉跄跄地后退了几步。但它没有逃走，而是回头咬住旁边男人的脚。接连袭击、撕咬了好几个奴隶后，它才消失在坑道深处。

巴恩用力摁住被咬伤的胳膊，喘着粗气。胳膊没出血，但非常疼。

其他奴隶也都各自摁着伤口，惊恐地互相询问着。

每个人都被脚镣拴着，无法逃脱，所以都对猛兽的突袭无比恐惧，不过，虽然刚才那样大喊大叫，但好像没有人的伤势危及生命。

“哦塔库，哎仔！拉奇，唠奇，盖到，玛伊埃！”旁边的男子摁着被咬伤的腿，一边骂一边呻吟。巴恩看着他，眉头锁紧。

为什么它们会进来袭击人类？

要不是因为饥饿难耐，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幼崽，无论山犬还是狼，都不会袭击人类的。

难道说它们是被什么追赶，才逃进了岩盐矿？